
ICANN72 | 虚拟年度大会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ALAC
太平洋夏令时 202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 12:30 至 13:30

温迪·普若菲特

(WENDY PROFIT): 好的。我们已经晚了一分钟了，现在，我想，两个社群团体的大部分主要发言人应该都准备好了，所以接下来我会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莉莎 (Lisa)，由她开始会议。

莉莎·邵利诺

(LISA SAULINO): 谢谢温迪 (Wendy)。本次会议现在开始。

麻烦开始录音。

[正在录制]

莉莎·邵利诺: 大家好。我是莉莎·邵利诺，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的联合会议。

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本次会议提供六种联合国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包括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请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讨论组成员在发言时，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你要讲的语言。另外，请务必将所有语音通知设为静音，并且吐字清晰、放慢语速，以便口译人员进行翻译。

讨论将仅在 ICANN 董事会和 ALAC 成员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不接受听众的提问。不过，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在聊天窗口中留言。请使用聊天窗口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留言。

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形式下，只有讨论组成员之间能进行私聊。讨论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会议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其他讨论组成员看到。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无字幕”按钮。

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 ICANN 董事会的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马腾·波特曼：

非常感谢。

温迪·普若菲特： 麻烦开一下录音呢。我总觉得还没开始录。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已经在录了。已经在录了。

温迪·普若菲特： 好的。抱歉。

马腾·波特曼： 在左上角。现在我也算是经验丰富的 Zoom 用户了。它说正在录制。不过，还是谢谢你再次确认。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 ALAC 的各位朋友。我们很期待再次召开会议，希望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倾听彼此，看看我们可以如何携手，共同帮助 ICANN 履行它的总体使命。

鉴于此，我想把主持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推举给我们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副主席，里昂·桑切斯。

里昂，有请。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马腾 (Maarten)，也谢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跟往常一样，我很高兴大家能参加。就像马腾刚才说的，这对我

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更好地了解双方要如何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共同推动 ICANN 使命的履行，为终端用户带来利益。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就这些问题向董事会说说你们的看法。我想你们应该会想要先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政府互动和 ICANN 组织有关。对于这个问题，我猜，ALAC 方面应该是约尔奥 (Yrjo) 来回答吧。我建议，我们先展示讨论话题，让每个人都能跟上讨论进度，知道现在在讨论什么。但是在那之后，我建议我们把画面切换到马赛克模式，这样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能看到彼此的脸，当然，前提是大家同意的话。

莫琳 (Maureen)，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 听起来不错，里昂。谢谢。

里昂·桑切斯:

很好。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些观点/意见，说说在你们看来，董事会可以如何高效地识别并与全球各国政府更紧密地合作，以及在涉及到 ICANN 使命的地缘政治问题上，如何高效地开展宣传、培训和互动。

对于这个问题，约尔奥，我想应该是你来回答吧，对吗？

约尔奥·兰斯普罗： 谢谢里昂。我是约尔奥·兰斯普罗。

我想，我们都知道，董事会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环顾世界，我们看到，各国颁布了很多针对互联网的立法和监管固定，但有时候会混淆互联网的哪些方面 — 也就是说，哪些层次 — 是立法者和监管者所考虑的。我们甚至看到，一些政府试图改变互联网运作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理解，董事会要借助 GAC 的力量，扩大你们与政府交流沟通的现有渠道，而 GAC 本身也运作良好。

现在，据我所知，ICANN 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让联合国和国际层面的政府参与进来，但正如他们所说，所有政治问题都是地方性的。立法和监管也都大多发生在国家层面，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发生在欧洲，欧洲地区层面。

我们认为，我们能帮上忙。我们可以在国家/地方一级帮助建立联系和影响政府，或者说至少是试图影响政府。

我们在 104 个国家/地区内拥有 240 个一般会员组织，也就是 ALS，还有数十个 RALO 会员。在许多国家/地区，我们都是最了解互联网工作方式的人。我们的 ALS 和个人会员会积极参加

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活动和流程，比如地区和国家 IGF。而且这些流程都有议会和政府各部门的代表参加。实际上，在最近的 ALS 动员报告中，这些类型的活动都是我们推荐大家参加的。我们当然可以鼓励 ALS 和个人会员作为 ICANN 在国家层面的额外交流渠道，更加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我知道，在某些国家/地区这样做肯定比在其他国家/地区更可行，但我也相信，如果大家都明白这样做的好处，那么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壁垒就有可能降低。

现在轮到 ICANN 组织来帮助我们了，帮助我们的一般会员和 ALS。ICANN 应该持续向 ALS 提供政策简报和立场报告，以便 ALS 掌握相关信息，了解最新情况，在与决策者等其他地方性利益相关方互动时游刃有余。经验表明，至少一些国家/地区的经验表明，决策者对来自终端用户的信息、见解和体验往往非常欢迎。但前提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必须相关、准确而且及时。

在这方面，我想说说 ALAC 与 GAC 在 ICANN60 期间的联合倡议。当然，我们建议 ICANN 开展信息活动，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在 ICANN 都能获得包容性的、有意义的知情参与。

现在，我有个主意，这是乔安娜·库勒萨 (Joanna Kulesza) 提出来的，但是她去旅游了，不在这里；这个主意具体说的是，ICANN 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利用世界各地大学不断增长的研究机构，比如说，打造一个 ICANN 学术参与项目。假以

时日，这或许可以发展成基于研究的第 2 阶段或第 1.5 阶段国际网络安全讨论和磋商。

所以（听不清）我想强调的是 —

克劳迪娅·鲁伊兹

(CLAUDIA RUIZ):

约尔奥？

约尔奥·兰斯普罗：

— 在我们看来 —

克劳迪娅·鲁伊兹：

抱歉打断一下。你能不能在发言的时候拿着麦克风？我们听到了很多杂音。应该是麦克风碰到什么东西了。

约尔奥·兰斯普罗：

抱歉。能听到吗？好的。

其实我马上就讲完了。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根据我们 ALAC 与 GAC 的良好合作经验，我们在此基础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对这种既有联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约尔奥的见解。

马腾，针对约尔奥刚才所说的，你有什么要跟进的或者要说的吗？

马腾·波特曼： 没有，只是想跟往常一样，表达一下我对这种建设性回答的感激。事实上，现在的整体情况是，很明显，我们需要交流接触，确保大家了解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我们还可以告诉他们，这些行动可能给互联网带来哪些影响。

所以，约尔奥，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回答，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发挥我们的集体智慧。非常感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腾。

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提醒我们所有人，ICANN 不是在真空或孤立的环境中运作的。我们可以借助这次良机，利用 ALS 和基层人员的力量来推动有助履行 ICANN 使命的所有方面向前发展，推进我们在 ICANN 的工作，以及找到新的合作方式。

这里我想要指出一份报告，就是我们首席执行官一直以来，在所有会议上宣传的报告。大家可以访问聊天窗口中的链接查看。

他是这个宣传的发起人，我只是把他的话复述给大家，这样你们就可以轻松获得这个信息。

在那份报告中，大家会看到 ICANN 组织与不同政府之间的一些参与合作活动，这些政府会定期与 ICANN 联系，ICANN 也会定期与这些政府联系。所以说它是很有用的信息，大家有必要备在手边。

现在，我想要邀请董事会的其他董事，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发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关于这个话题，你们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意见或反馈想提供给 ALAC 吗？

好的。我看到没有人举手。

那么 ALAC 还有没有人，比如莫琳，想就这个话题再说点什么吗？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能说几句吗，里昂？抱歉。

里昂·桑切斯：

当然，跃然 (Goran)。请讲。

马跃然：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的回答。董事会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确实认为，我们需要与社群进行更多互动，展开更多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议，举个例子，在每届 ICANN 会议期间安排 90 分钟的时间，让我的团队可以和社群交流，让我们可以和社群互动。我同意你们说的，在地方层面拥有影响力很重要。我跟你们一样认为，许多立法都是地方性的，哪怕它们开始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也不例外。实际上，我们很难把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限制在某个特定的管辖区内。所以我们的意思是，是的，我们同意。

至于提议本身，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来讨论提议总是好的。但我们确实要加强这方面的讨论。另外我也同意你说的，也许现在，在做这个决定之后，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会首次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地区和政府可能会忘记，认为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完全不考虑他们颁布的一些立法会对人们接入互联网的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社群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只是需要更好地合作。我们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非常感谢你，约尔奥。顺便说一句，我不介意你用芬兰语发言。

约尔奥·兰斯普罗：

我可以用瑞典语说。

里昂·桑切斯： 很好。谢谢跃然。

还有谁想就这个话题说几句吗，不管是董事会还是 ALAC？
没有吗？很好。

那么 — 好的，我看到马修 (Matthew) 举手了。马修。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谢谢里昂。我只是想说，非常感谢约尔奥围绕这个话题的发言有一件事我们非常确定，就像跃然说的，我们确实需要合作。如今的形势瞬息万变。过去我们可能依赖的一些东西 — 约尔奥和我回顾了 WSIS 流程的某些方面以及其他所有东西，我们发现，现在的形势和动态已经大不相同了。

我认为，我们越多地分享有关地方层面所发生事情的情报和信息，我们就越能更好地推广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宣扬 ICANN 的宗旨及其给这个生态系统带来的价值。

所以，谢谢你们的建议，非常感激。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修。

我看到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 和莫琳都举手了。我觉得应该是塞巴斯蒂安先举的，所以我要请塞巴斯蒂安先发言，然后是莫琳，再然后是艾伦 (Alan)。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要用法语发言。

大家好。这些是对话和口译工具。我是塞巴斯蒂安。

我完全同意约尔奥所说的。不过，我还是想补充一点。目前，在 EURALO，我们正试图吸纳一些来自欧盟的会员。我知道一些同事正在非常努力地与欧洲政府接洽。这在法国是如此，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ICANN 对多利益相关方活动的支持非常重要。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塞巴斯蒂安。

大家把口译服务用起来吧。

还有两位同事举手了，他们是莫琳和艾伦。不过，我觉得她应该更希望艾伦先说。

那么，艾伦，你先来吧。然后是莫琳。

艾伦，有请。

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非常感谢。非常简短地说几句。约尔奥刚才提到了 GAC 和 ALAC 在，我想大约是六年前吧，联合提出的一个请求，希望 ICANN 能够为那些不熟悉我们所讨论话题的人提供一些不使用任何行话术语的文件和简报。这包括新加入的 GAC 成员，还有新加入的一般会员社群参与者。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很多这类文件。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重申一下这个 — 我想约尔奥刚才说的是 ICANN60 — 重申一下当时提出的这个请求。应该是这样的吧。这是我们现在仍然经常需要的东西，但我们看到的却不多。谢谢。

里昂·桑切斯:

莫琳。抱歉。我刚才静音了。

莫琳·希亚德:

谢谢。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的团队今天到底说了什么。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我想再给董事会一分钟时间。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约尔奥·兰斯普罗，谢谢他多年来作为我们 GAC 联络人所做的出色工作。这是他作为 GAC 联络人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他的工作将由乔安娜·库勒萨 (Joanna Kulesza) 接替。

所以在这里，除了感谢约尔奥所做的工作以外，我还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消息。谢谢。

[掌声]

马腾·波特曼：

我代表董事会致以诚挚的感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莫琳。谢谢约尔奥。

很好。或许，我们可以继续进入下一个话题。能把问题放在屏幕上吗？

很好。我们的下一个话题是，关于最近发送给或即将发送给董事会的建议/预期建议，你们有什么说明或意见吗？对于董事会会在解决你们提出的建议时使用的现有流程，你们觉得是否需要改进？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LAC 同事积极发言，说说你们是怎么想的。

如果现在我们能切换回马赛克模式，那就太好了。谢谢。

谁最先来？莫琳 — 哦，很好，奥利维尔 (Olivier)。有请。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 非常感谢，里昂。希望大家能听到我说话。

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实际上，接下来我要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先问问董事会，你们觉得现阶段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再说董事会要如何处理这些建议。我想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一般会员社群中的整合政策工作组是如何运作的。

这个工作组成立有一阵子了，目的是处理一般会员社群需要处理的每一项政策。大家知道，一般会员社群有义务，或者说有权利就 ICANN 内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发表意见，不仅仅是 GNSO 事务，而是几乎所有其他事情。

于是我们组建了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处理流程事务，叫做运营和财务预算委员会小组，另一个是政策工作组，由乔纳

森·扎克 (Jonathan Zuck) 和我共同担任主席。它确实需要多位主席共同领导，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工作量很大。

我们会每周召开电话会议，我们不仅负责持续提供政策建议，还负责为参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快速和非快速政策制定流程的人们提供支持，因为系统已经从个人模型转变成了代表模型。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代表，理所当然地，他们需要我们的工作组的所有支持，这样他们才能掌控话语权，讨论围绕 PDP 发生的问题。

以前有一段时间是由 ALAC 负责撰写建议。现在，负责撰写建议的是整合政策工作组。写这个东西的人变多了。最后由 ALAC 盖章通过，或者也可以说进行批准，因为从 ALAC 出来的每一条建议都必须获得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15 位成员的批准。

话虽如此，几年前 — 我说的是好几年前 — 这些建议或文件曾经越过我们，不知怎么地直接就来到了董事会手中。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有这回事。不过我想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如今，我们的流程有了大大的改进，究其原因，一方面，董事会现在会编制和公开发布一些文件，让我们知道董事会手头上的工作进展如何，从而了解董事会成员何时解决或审议我们的建议，另一方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加强了互动和双向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会与艾伦·格林伯格（也是我们认识了很久的好朋友）展开讨论，他会更多地关注围绕 gTLD 注册数据的快速 PDP，然后特别关注 SSAD。

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艾伦。我记得他有一份演示文稿，所以该放演示文稿了。

艾伦·格林伯格。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奥利维尔。

没错，是有一份演示文稿。

我记得在上周，我们与董事会围绕我们关于后续流程的建议展开了讨论，董事会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后面我们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这份演示文稿将这个概念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它建议说，有时候，董事会会在开始初步审议建议和提出问题之前，或许有必要先与我们进行讨论。

就拿 ALAC 关于 EPDP 第 2 阶段的建议来说，从多个角度来说，这份建议都是不寻常的。我们认为，在董事会采取行动之前，在董事会反过来向我们提出详细问题之前，我们双方有必要展

开一次讨论，不仅仅是陈述，而是讨论。现在，在本次会议上，我会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尝试。

下一页。

大家如果看一下建议就会发现，我们首先总结了我们认为 SSAD 应该满足哪些需求，并且评论了我们认为这些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满足。

第一个主要问题是，SSAD 应该为合法的 RDDS 访问请求提供一致、可预测的响应，并且是及时提供响应。

大家去看一看 PDP 的成果文件，可以看到我们有服务水平协议，但“及时”这个词并不太适合它，因为这个过程可能平均需要两周的时间，甚至在响应常规请求时，这还不是最长的耗时。

对于它分配的优先顺序，许多提交访问请求的人都觉得不可接受。

还有就是几乎不涉及自动化。

每家注册服务机构将根据他们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来响应请求。

至于成本效益，由于所产生的费用预计将由用户支付，或许 — 据我们估计，几年实施下来应该会花费一千到两千万美元这个数额，我们只是觉得，这个系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完全匹配不了我们投入进去的资金和精力。

最后，任何系统都必须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也就是说，它必须灵活敏捷。但是，PDP 建议的用来修改和改进 SSAD 的流程根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下一页。

关于所遵循的流程，我们非常担心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GNSO 向董事会提交的共识性政策建议实际上并未在社群和 PDP 工作组中得到强烈支持。

报告中将一些建议归类为得到了强烈支持，但从定义上讲，“强烈支持”是指大多数工作组成员都支持该建议。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员并不支持。所以，这里的“大多数”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词。

另外，GNSO 还将并未达成一致的作为共识性政策建议提交给了董事会进行实施。这似乎不应该啊。

最后，我们本来希望在报告发布时，其中涉及的法律/自然问题能够得到比当时更好的讨论和解决。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EPDP 第 2a 阶段，很明显，情况并没有任何变化。

下一页。

最终结论是，SSAD 是一个非常昂贵、复杂的工单系统，而且实施起来周期可能很长，成本也很高。我们甚至不清楚它是否会得到应用，因为 PDP 要求 — 需要自付运营费用。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潜在用户是否会合理地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虽然 ALAC 在这方面涉及的不多，但潜在用户已经发表了同样的声明。安全和知识产权社群都表达了对其财务方面是否可接受的严重怀疑。

下一页。

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ALAC 依然认为，标准化访问和非公开注册数据系统（这是 ICANN 和 GNSO 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术语）仍然是需要的。只不过，我们不认为 SSAD — 请翻到上一页。

好的。我们不认为 SSAD 是这样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系统，但现在向董事会提交的这个系统在我们看来完全无法满足需求。

下一页。

没错，我们需要一个系统。但确保各签约方都使用这样的系统是 GNSO 的责任。我的意思是，董事会完全可以命令 ICANN 组织构建一个可以满足我们所有需求的系统，但是你没办法命令签约方使用它，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只有 GNSO 或通过磋商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认为 GNSO 提供的系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下一页。

那么，你们要如何打破僵局呢？这是现在摆在董事会桌面上的一个问题。

通过提供建议，我们只能尝试着手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全部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部分原因，因为在我们看来，讨论是必要的，它不仅仅是来自董事会的灵丹妙药。

下一页。

好的。好的。下一页。

我们的建议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我们认为，SSAD 将耗费巨大的资金和时间，压根不应该得到批准，而且我们不认为它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认为，SSAD 的工单系统属性应该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能够追踪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用来追踪的系统绝对不需要如此复杂。比如说，它不需要身份验证，不需要花时间去响应，不需要 SSAD 涵盖的所有困难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些东西要么通过 ICANN 现有的工具就可以达成，要么可以从公开市场中获得或者通过其他东西拼凑出来。

我们认为，这种相对快捷、简单的做法对社群将有好处。

最后，我们认为 NIS2 很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 NIS2，至少在我们目前看到的版本中，它会强制执行一些我们本来希望 EPDP 会要求但实际上并未要求的東西。

假设 NIS2 确实获得了通过，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没法预测，但是目前议会正在讨论它，我们相信结果将会带来重大的改变，

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们又有其他问题需要关注了。欧洲的注册服务机构以及那些受欧洲法律约束的注册服务机构将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但全球其他地方的注册服务机构仍然可以绕过它。这就会导致非常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启动 PDP，确保所有签约方都受相同的规定约束。

下一页。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现在，如果董事会成员对我们的声明或建议有任何疑问，我们会尽力解决。

另外，我希望大家就此展开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讨论，看看后面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什么方式。我说过，ALAC 不会假装我们知道所有答案，更不用说其中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有人想要提出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董事会的解决方案，只是你们认为可能需要讨论、改进和完善的简单想法，我们将会很高兴听到。

下面交回给里昂。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艾伦。

我想，贝基 (Becky) 应该想第一个来说几句吧。贝基，如果你愿意的话，有请。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很好。谢谢。也谢谢你，艾伦。你的演示非常精彩，对建议的总结很有帮助，今天早上我还重温了一遍这些建议。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对董事会的每个人来说，我们之前在批准规范然后进入这个流程时，我们希望的是，最终能得到一个可靠、一致、可预测的解决方案来向那些有合法需求访问数据的人提供 WHOIS 数据，提供注册人数据。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但是很遗憾，现实情况是，我们没办法从数据保护机构那里得到明确的建议，加上第 1 阶段工作的结果，也就是，在数据披露方面，最后很可能会归结为（听不清）方的问题，通常是注册服务机构负责做决定，向欧洲申请 — GDPR 平衡测试，然后决定后面该如何做。一旦处在那种情况下，你所能借助的只有高效的输入系统，但是你没办法保证结果，因为它取决于法律的应用或解释。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们都要失望了，因为我们最终没办法说（听不清）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会披露注册人数据，在什么情况下不会披露。而你们，因为你们跟我一样参加了所有那些电话会议，你们应该很清楚，（听不清）关于法律、自然和其他所有事情的所有建议，我们都非常非常努力，包括 — 特别是 — 那些我本来认为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帮助我们了解 NIS2 会带来的影响，了解 EURid、.EU 和所有这一切，我们都非常努力，只是希望它能

给我们提供一个借鉴，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好地做出决定。而且我们得到的法律意见也是模棱两可的。

所以我认为 — 我不想贬低任何东西，我只是想说，我们理解大家的失望，并且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真的很感激你们为我们提供的建议。眼下我们正在进行审议，我记得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我明白先讨论的价值，但理解这些回答和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最后，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启动了 ODP 流程。ODP 流程要解决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构建它，要花多少钱，人们能否负担得起，以及 — 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都同意，这个系统中最昂贵的部分也许就是身份验证系统。

现在，我没办法告诉你们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我只能说，我们明白你们的痛苦，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提供更多的确定性。我们一定会仔细考虑你们的建议。非常感谢你们的意见，期待与你们的这次对话。我们会用 ODP 流程来回答你们提到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里昂·桑切斯：

谢谢贝基。

我看到有两个同事举手了，分别是哈迪亚 (Hadia) 和艾伦。我想先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向 ALAC 提出的原始问题，也就是，关于最近发送给董事会的建议或即将发送给董事会的预期建议，你们有什么说明或意见吗？对于董事会在解决你们提出的建议时使用的现有流程，你们觉得是否需要改进？

我想要扩大一下与 ALAC 讨论的范围，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如何处理建议，而不是仅仅围绕你们发送给董事会的 SSAD 建议展开讨论，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按照我们与 GAC 合作的方式，通过这个试点来解决建议。

好了，接下来我要请哈迪亚，然后是艾伦。哈迪亚。

哈迪亚·埃米尼维

(HADIA ELMINIAWI):

谢谢里昂，也谢谢贝基的说明。我举手主要是为了想就贝基的发言说几句，同时我也想回应一下你所说的，里昂。

贝基，我想你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对吧？然后是，它要花多少钱 — 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想要构建 SSAD？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重申一下，ALAC 和一般会员社群，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标准化的数据访问或披露系统。现在，

我们仍然在寻找这样的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目前的系统虽然实现了接收方身份验证和 SSAD 请求传输的自动化，但是除了有限的情况，在其他所有情况下，披露决定的做出方式与现在并无二致。所以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构建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是里昂，对于你的问题，或许我会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就像是你们收到了建议，那么董事会是否足够敏捷，能够 — 比如说 — 基于比如关于修改或替代拟议政策的建议采取行动，还是说让问题回到 GNSO，然后再次走完整个流程？比如，如果你们确实想要回应某条建议，但是这条建议说的是需要修改既定政策，那么你们会怎么做？

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哈迪亚。

我想，跃然应该想要就你提出的一些观点说几句。

马跃然：

的确，SSAD 不会改变由谁来做决定。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取决于你怎么看，而不是取决于 ICANN 做的任何事情。这就是法律。

当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数据管控方的角色时，法律是非常具体的。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管控方在与他人分享数据时，必须做一些决定。大家熟知的平衡测试就是其中之一，在测试中，你需要平衡注册人的权利和请求方对信息的需求。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决定需要做，还有其他与此相关的国际法律需要考虑，比如国际数据转移法律。你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只转移 — 在涉及到欧洲公民时，这是有具体规定的。

NIS2 本身 — 我不是律师，我不会说我确切地知道 NIS2 会如何撰写或完成，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完成 — 我只能说它可能会简化签约方的工作，希望他们在做这些假设时，包括在开展平衡测试时，能够少考虑一些东西。但这并不会改变 — 根据 GDPR，这仍然是签约方的责任。这一点值得重申一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 — 我 — 不管社群努力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都是最好的，但我觉得，这样看待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SSAD 模型永远不可能免除签约方的责任。事实上，我们曾经试过。大家可能还记得“草莓模型”，当时我们去找欧盟委员会，我们去找数据保护机构，跟他们说，我们想让 ICANN 组织合法负责平衡测试。我们为此写了一大篇文件，还和很多感兴趣的社群成员做了很多工作，但很遗憾，结果是不行。我听起来可能有点批判主义，但比利时数据保护机构转而去欧盟委员会，表示我们不应该向数据保护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它必须由欧盟委员会来做，但遗憾的是，他们从来没

有这样做过。不过，我们总算是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来改变着一点。

至于我嘛，我年龄大了，没有那么敏捷了。非常感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跃然。

现在我们看哈迪亚提出的第二点，我想马腾应该有话要说吧。

里昂·桑切斯：

好的，没有。我非常快速说一点。基本上，你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足够敏捷。在我们看来，也许吧，但我们也要受到已经获得社群共识的章程的约束。在这方面，我们正努力寻找前进的最佳道路，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遵循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流程。

现在我们要做的，也是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真正发挥建议和互动的最大功效。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如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关于跃然刚才给出的有关 SSAD 的内容信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也是法律颁布的方式。而要完成能够很好地颁布出来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能够在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建议流程的最大功效，不然的话，我们就只有变更章程了。

另外，艾伦，我尊重你说的一切，但是，如果你们想在我们提问之前就展开讨论，那么我们要如何准备会议呢，如何确定我们想知道什么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不过我们还是会尽力以最好的方式参与其中。我们不要把这个看作是一次性的东西，而是我们与 GAC 共同打造的一个可预测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应该何时介入，要如何确保所采取的做法正确无误，并且在按照章程规定开展工作时考虑到这一点。希望这样讲对你有帮助。这也限制了我们的敏捷性。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腾。也谢谢艾伦和乔纳森 (Jonathan) 的耐心等待。现在我要有请艾伦，然后是乔纳森。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我只说几点，不会太久的。

贝基讲的很多，还有在某种程度上，跃然表达了一我想，“焦虑”应该是最贴切的词，表达了我们对 PDP 的结果及其运作方式的不满。从第 1 阶段的讨论开始，当时，我们从未讨

论过平衡测试中关于哪些内容应该删减、哪些应该保留的问题。这是 GDPR 允许和要求的。

但是木已成舟，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只能从现在开始解决它，尽我们所能去创造一些东西。

关于流程 — 回到里昂提出的问题，还有马腾说的，你只有在审议了之后才能展开讨论，让我换个说法。

我们在撰写这类文件时，都需要做出选择。是像这个案例一样写一份三页长的文件吗？还是写一份长达 50 页的文件，详细阐述我们在得出结论时有过哪些想法，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

老实说，对于后面这种做法，我们有很多担忧。第一，对志愿撰写文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光是编辑一份 40 页的文件感觉就要到天荒地老。

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仔细阅读太长的文件。

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们都选择了写一份非常简短的文件。但是很明显，简短就意味着它的内容不够完整。正因为如此，当然我自己是觉得，在流程早期就展开讨论的这种做法是值得的，可以确保我们的信息得到很好的传达。说实话，像这样的公开会议可能并不是展开这类讨论的最好平台。

但是我相信，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领域，及早讨论可能会比单纯的文件往来产生更好的结果，哪怕它是 — 谢谢，至少它不是最后的最终文件。虽然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只是临时的，是在努力确定我们的立场，但我觉得，讨论复杂问题的时间越早越好。

这可能不适用于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后续流程问题。但我认为，对于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有必要考虑继续下去。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之一，即，越早越频繁的讨论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伦。

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谢谢里昂。各位董事会成员好，我是乔纳森·扎克。我可以把摄像头打开，这样显得更亲切一些。

再次感谢你们与我们召开会议。我们一向重视与董事会的这些会议。

我想要回到里昂之前就建议流程提出的问题，然后，我希望以一种中立的方式，问一个关于 ALAC 建议及一般会员社群志愿者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们 — 在 CPWG，奥利维尔和我一直在努力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它不仅是产生建议的地方，也是确立立场和支持志愿者的地方，然后再被安排来参与 PDP 流程，不管是否是以代表模型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采取的组织方式，我们希望在出现新问题的时候，还有如果建议采取折衷方案等等，这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可以说，CPWG 现在已经扮演了这个角色，即确立立场，以及通过志愿者和他们在工作组中的参与不断进行调整。

然后是建议 — 然后在那之后，就是公共评议环节。现在，建议流程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申诉流程，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最后手段，如果这样比较好理解的话。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论点在工作组中很有说服力，我们就不需要提出建议了，对吧？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在工作组中或者在发布公众意见后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也就是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建议可能会反映出之前我们曾经提出的观点，但我们仍然认为，向董事会提供建议这种

机制非常重要，哪怕我们在参与工作组时曾发表过类似意见，哪怕当时这些意见并没有在 GNSO 政策制定流程中赢得支持。

我只是想确保，即使我们参与了这些工作组的工作，我们所提出的建议的影响也不会遭到削弱。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董事会成员和其他工作组参与者说，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然后又提供与该流程所达成共识相反的建议，这种做法很虚伪。

不过，我认为，这对 ALAC 来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运作方式，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些反馈，告诉我你们是否也这样认为。

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方式，因为越早介入越好。之前我们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很多批评，说我们不应该等到五年政策制定流程结束的时候才提供建议，对吧？

所以我想确保，即使及早参与政策制定流程，我们也没有做任何会导致建议流程有失偏颇的事情。以上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讨论的话题。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乔纳森。

我看到贝基举手了，所以接下来我要请贝基发言。之后我想要自己说几句。贝基。

贝基·拜耳：

乔纳森，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里我只代表我个人发言，但是我怀疑，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应该跟我想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你们并没有因为参与工作组的工作而损害或削弱你们作为咨询委员会的地位，或者说损害或削弱你们提供建议的能力。

我们非常感激 —（听不清）— ALAC 和 GAC 早早地就参与到流程中来，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更健康，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问题就是你说的那样。比如说，好吧，现在政策制定流程已经结束了。整个过程跟预期的一样。我的意思是，很遗憾，它并没有产生高度共识。但是，大家知道，它遵循了所有应该遵循的步骤。

现在我们有一条政策建议。现实情况中，我想我们应该还没有确立建议。这周，GNSO 理事会正在进行第 2a 阶段的工作。

然后问题来了，你们能现在介入吗？现在提出的建议有什么价值？只是又一次的尝试吗？

我认为，你们提供的建议不仅仅是又一次的尝试。我觉得这条建议很有用，也很有建设性。它把很多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所以我认为你们不应该觉得，你们在发表意见方面受到了阻碍。

我确实希望，我们能找到办法，早点就事情达成共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是说，在 EPDP 从统一访问模型过渡到 SSAD 时，在我看来，那个时候大家应该很清楚，未来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不保证结果的中央输入系统。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不清楚吗？我们是否应该做些什么，来确保每个人都能更好地达成共识？

现在我要回到 EPDP 流程。但是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之后收到建议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流程中是否有一些步骤在进行时存在着脱节，导致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跟我们在从 UAM 过渡到 SSAD 时所想的结果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这是同一个问题。但是，你们说的没错。

里昂·桑切斯：

谢谢贝基。

接下来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想说几句，我会切换到西班牙语。

谢谢乔纳森把话题拉回到了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 我们正在目睹 ICANN 内部政策制定方式的变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咨询委员会工作的同事一直在寻求建议，以及希望更早地参与到政策制定流程中来。最终，事情如他们所愿。

现在，在我看来，政策制定工作的开展更加并行化，对 ICANN 的其他方也更加包容。的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没办法成功展示我们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不认为这会降低或削弱咨询委员会（比如 ALAC 或 GAC）所提供建议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是对政策产生影响的一次机会，也是向董事会展示我们认为重要的这些问题的第二次机会。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给互联网终端用户带来影响。

我认为，ALAC 向董事会提供的建议会更相关，因为不仅委员会在政策制定流程中的认知、立场和准确性会有所提升，这些建议还是 ALAC 及一般会员社群内部长期讨论的结果。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价值会更大。

现在，如果我们把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与 ALAC 最近向董事会提供的建议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董事会和组织其实是希望升级讨论，将来自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放在一个更好的位置。

我认为我们需要鼓励对话。我们需要鼓励在讨论中进行这种互动的可能性。比如说在讨论中，你们向我们提供建议，我们问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更好地考虑这些建议，将它们列入董事会的会议议程。

乔纳森，谢谢你把我们拉回到讨论中来。如果还有其他人想要发言，比如马腾，如果你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有请，我会非常感激的。

马腾·波特曼：

谢谢。这是一次很好的讨论。事实上，它的关键在于把事情做好。对于前面发言人所说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关键在于共同把事情做好，同时不违反我们的章程规定。

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你可以表达出来。但这是系统的一部分，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董事会每次得到 PDP 建议，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询公众的意见。这是刻在流程中的东西。

在这方面，艾芙丽 (Avri) 知道的比我多。

里昂·桑切斯：

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确信，我不是因为觉得知道的比你多才举手的。

而是我确实想要说两句，关于刚才所说的又一次尝试的观点，我不这么认为。我想很多人都这么说过，但我想补充一点。

哦，我刚才有没有介绍我是艾芙丽？

我想补充的是，你们的参与很重要。如果你们之前发表过意见但是觉得没有得到适当考量，那么再次发表这些意见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而且，你们可能还有其他建议是之前没有提到的。我觉得这赋予我们的是一种责任，一种确保你们在 PDP 过程中提到的事情确实得到讨论和处理的责任。然后问题就变成了他们是否处理得当，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 GNSO 理事会和 PDP 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项硬性要求，哪怕他们处理的不当。

所以这其中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问题：你们提出的建议是否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严肃对待、考量、理解和处理？然后是，即使经过处理，建议中是否还存在着尚未被解决的问题？

我只是想 —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不觉得这是又一次尝试。在我看来它更像是，我们提过一次，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处理，诸如此类。

我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不会让大家更加困惑。但是我真的认为，这是我们作为董事会收到 PDP 建议时应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收到 — 大家知道，特别是那些获得绝对多数票通过的提议，然后我们也会收到“我们曾经讨论过，但你们没有处理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这很 —

我也认为这种做法很好，我只是重申一下，你们发来简短版本的建议文件，然后我们进行里昂所说的迭代。我们会仔细阅读，确保我们互相理解对方，而不是希望你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写一份 50 页的文件，然后我们再要求提供更长篇幅的澄清。

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艾芙丽。

我们本次会议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接下来我想给乔纳森一个机会，看看他要不要就这个话题的讨论说点结束语。简短一点，乔纳森。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马腾，由他宣布会议结束。

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谢谢里昂。我没有想过要说什么结束语，我只是觉得，要如何区分直接参与、公共评议及之后的提供建议，这对我们 CBWG 以及反过来对 ALAC 来说，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在努力让事情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最后，事实上它就变成了向董事会提供的建议，这些建议必须尽可能确切和具体，并且只能针对在我们看来风险可能相对更高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在参与工作组时或者在公共评议期内提出意见的许多事情。

我们确实在努力地这么做。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成功，但至少我们在努力。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应该把什么放在哪里。我只是想跟董事会澄清一下 — 我已经想清楚了，谢谢你们 —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升级路径，就好比，我们已经提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它在政策制定流程中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直接提请你们的注意，也就是向你们发送建议。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非常感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下面交回给马腾。现在我们可以结束会议了。

马腾。

马腾·波特曼： 莫琳，你要先来说点结束语吗？你静音了。

莫琳·希亚德： 谢谢马腾。我只是想说，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参加今天的会议，让我们可以参与到这么富有成效的讨论中来。我们真的很感激能有这个机会表达我们的利益和关切，非常期待我们的下一次会议。谢谢。

马腾·波特曼： 好的。我们这边也来点结束语吧。对于你们采取的做法，我们是高度赞赏，基本上就是，你们想要补充一些东西，那么怎样才能最好地补充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的东西。事实上，董事会自己也在寻求这一点。其中一个证据是，我们发布了联络人文件，在文件中，我们说明了我们认为可以如何最好地参与其中，同时仍然保留最终做决定的权利，因为一

我认为总有改进的机会，我们很高兴能与你们一起寻求最好的方式。非常感谢大家今晚持续贡献建设性的态度和讨论。

好了，我们已经超过七分钟了。

莫琳·希亚德： （笑声）非常感谢。

马腾·波特曼： 是一群人的七分钟。本次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